悲情的生活记忆 通俗版的国难史

——进入张恨水抗战作品的视野

罗燕林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转捩点。国难当头，书写战争及其带来的苦难，成为许多作家的自觉行动。然而虽然同为那场民族苦难的经历者，不同作家基于不同立场、经历，对于这段历史的表现亦不相同。他们作品叙述的故事所涉及的社会面、关注的对象，也大相径庭。

像张恨水这样，自1931年底改写《太平花》增加抗战色彩始，至1948年底完成《纸醉金迷》止，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将抗战作为作品描写的对象或背景，把那些苦难日子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真实地再现出来的作家和作品却是凤毛麟角。无论从张恨水有关抗日题材作品的数量，创作历经的时间，还是作品涉及的时间、地域跨度，反映社会面的广泛，笔者认为无人能出其右者。

张恨水以作家敏感、细腻与新闻工作者平实、客观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大量的生活细节进行筛选，形成跨越十几年的民众苦难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战争记忆。作为一位十分到位的历史见证人，他曾借人物之口说：“将来抗战结束了，我们这些生活片断，都可以写出来留告后人。一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受日本的欺侮是太深了，二来也让后人明白，战争总不是什么好事。”（1）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读张恨水这个时期的作品，就可以了解到生活在战争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面对苦难的挣扎和心灵悸动，我想其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进入张恨水抗战作品的视野

日本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造成无数中国人痛失亲人和家园，沦为亡国奴。然而那场灾难，在现今一些中国人的记忆中，逐渐模糊为一些博物馆里的黑白照片，或者乏味教科书上的数字，曾经的屈辱和愤恨湮没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张恨水的作品为重拾那段记忆，审视历史在那个时期的起承转合，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通俗读本。进入张恨水抗战作品的视野，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之间的血雨腥风，民众所经历的苦难煎熬历历在目。从 “九·一八”之后到抗战开始前，是全国抗战的序曲，也是张恨水抗战题材作品的开端。张恨水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激愤和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张恨水关于抗战的写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31年。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新闻记者的敏感，他改写了具有非战意识的《太平花》，增加了抗战的内容。1932年3月，他自费出版《弯弓集》，对国难临头表现出清醒的认识。在序言中他明确表示了要“以语言文字，唤醒国人”的愿望。（2）用通俗的叙述方式、激昂的爱国热情创作的国难小说当时尚属少见，他抱恙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抗战宣传中来。文集中大多都是普通百姓与日寇斗争的故事，他热情赞美那些与日兵同归于尽的普通人。同年在《满城风雨》的后半部分，也增加了民众自发抗日及抵制日货的内容。此后在1933年《啼笑因缘》的续篇中，也加入了关寿峰父女到东北参加义勇军殉难的情节。

那时张恨水的作品非常受欢迎，喜爱他的读者为数众多，被他的这些作品触动，开始思考国家的命运，继而投身抗战的读者当不在少数。

1933年他开始创作《东北四连长》，讲述了几个“九·一八”后流落到北京的东北人参加抗战的故事，主人公最后战死沙场。作品旨在“提倡军队抗日，以不抗日的人相对照”，（13）由于当时的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虽然日军的势力已经渗透到长城沿线，一些义勇军在前方浴血奋战，但是处于战争边沿的北平城里，很多普通民众对抗战依然采取冷漠的态度，书中就有一段大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却不被周围老百姓理解的情节。他希望通过描写战争对普通人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引起普通国民对抗战的关注。他抓住了一些生活中的细节：由于战火逼近，北京城实行戒严，在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春节时，也禁止放鞭炮。他想让读者明白战争其实已经到来，必须警觉。

当时国民政府对抗战言论采取的是压制政策，张恨水关于抗战的连载文章被腰斩，特殊的时代环境使他的很多作品“固未能畅所欲言，意实未尽惬也”。（4）像当时的很多作家那样，他不得不采取以古喻今的方法，以历史上抗御外侮的故事，如《水浒别传》《天明寨》《中原豪侠传》等，曲折地宣传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张恨水创作了很多直接描写军事战争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改以往“暴露多于颂扬”（5）的作风，赞美英雄占很大部分。他这样做一来是为了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二来是为了纪念满腔热血的死难义士，希望将英雄的事迹流传到民间。写作方法以写实为主，“必定有事实的根据，等于目睹差不多，我才去用为题材”。（6）这些作品大部分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长期的收集整理才着手创作，力求真人、真事、真时间、真地点，为了增加可读性，才穿插一点儿“软性的罗曼斯”。（7）

《冲锋》（又名《巷战之夜》），就是根据作者弟弟的亲身经历创作的，他以白描的手法介绍了天津市民自发地与日军展开巷战的故事，同时也揭露了日军在天津犯下的罪行。

《大江东去》也是在经历了南京陷落的军人“慷慨唏嘘”“绘声绘影”讲述的基础上，加入了揭露日军屠城及光华门战役的内容。通过主人公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屠杀无辜市民、轰炸城市及难民船、劫掠文物的滔天罪行。南京被屠城后的惨状，读来令人扼腕。这也是当时唯一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成为有力的历史见证。

1943年中国军队在湖南常德与日军展开激战，守城的8000余名中国将士最后只剩下80多人。1944年后张恨水阅读了有关这次战役的大量资料，资料是由战役幸存军人提供的，包括战场宣传品、贴报册子、日记、地图、相片等。1945年后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惨烈悲壮的常德保卫战写入《虎贲万岁》。这部长达30余万字的作品，歌颂了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的中国军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是惟一一部描写抗战正面战场的文字，它像张恨水希望的那样，起到了将烈士英雄事迹流传下来的作用。

除了军事题材，张恨水还创作了大量描写大后方普通人真实生活的作品。1938年初张恨水到达重庆，在那里生活了近八年的时间。他经历了战时陪都民众衣食无着的困顿生活，也耳闻目睹了投机商人的贪得无厌，无良政客的昏聩颟顸。黑暗的现实使他认为“文艺不一定要喊着打败日本，那些间接有助于抗战的问题，那些间接有害于抗战的表现，我们都应该说出来。”（8）因此他以充满辛辣讽刺和批判的笔触，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苦难和不合理现象表现出来，于是就有了反映大批难民去四川艰辛历程的《蜀道难》，反映知识分子困顿生活的《牛马走》（又名《魍魉世界》）《第二条路》（又名《傲霜花》）《偶像》，讽刺抗战后方社会乱象的《八十一梦》等，这些作品成为他抗战作品中的精华。

1945年抗战胜利，满怀喜悦和希望的张恨水取道贵州回乡省亲，《一路福星》《东行小简》就是他根据自己跨越六省的回乡经历创作的。在故乡短暂停留后，他回到暌别经年、满目疮痍的北平。然而让他魂牵梦绕的北平，却是另一番景象。战后百废待兴之时，国民政府派驻到北平接收敌伪财产的官员却罔顾国家民族利益，与汉奸沆瀣一气，损公肥私、聚敛钱财。《五子登科》的创作就是为了揭露抗战胜利后出现的这种丑恶现象。

这时张恨水的生活安定下来，虽然又回到了他热爱的北平，但他并没有风花雪月起来，而是仍然坚持关于抗战期间苦难生活的书写，并表现出一种对战争的冷静思考。真实反映重庆战时生活的《巴山夜雨》《纸醉金迷》等就创作于这个时期。

通俗版的国难史

通读张恨水的抗战作品不难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从东北义勇军等民众自发抗战的壮举，到南京保卫战、湘西大战等大规模战役的描写；从首都南京陷落后几百万人的逃亡生活，到敌机对重庆的轰炸；从普通百姓生活的极度贫困，到贪官奸商的纸醉金迷；从在沦陷区对故乡、故都的思念，到抗战胜利后，回到久别的故都，见到社会凋敝、接收大员腐败后惆怅复杂的心情。将张恨水记录的这些生活片断连缀起来，展现出来的就是一部内容浩繁但通俗易读的国难史。这部形象国难史具有以下特点：

 1、时间跨度长

张恨水关于抗日题材的作品，多达二十余部，超过八百万字。这些作品创作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七年，涵盖了“九·一八”之后到抗战胜利十四年间的主要过程，反映了几个抗战重要时期的情况，从而具备了“史”的基本条件。

2、地域跨度广

 张恨水抗战作品涉及的地区广泛，既有抗战开始前的东北、华北、北京、天津等地，又有战事惨烈的华东、华中地区，如南京、武汉、常德、潜山等地；既有上海、香港等繁华的大都会，也有了云南、贵州等一些边远的地区。涉笔最多的是陪都重庆。

3、反映的社会层面宽

反映的社会层面宽，一直是张恨水作品的特点。抗战作品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生等各个方面。有别于一般的作家，他还兼记者之职，所以信息来源更加丰富。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接触的社会面更加广泛，因而也开拓了他的创作空间，丰富了他作品的人物形象。除了知识分子、女性的形象，下层民众的悲欢离合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而对于唯利是图的商人的刻画，更可谓入木三分。

4、涉及的重大事件多

对义勇军、游击队、正规军抵抗斗争的描写：其中《大江东去》关于南京城陷落后日军屠城，致二十万人丧生的惨状，及中国军队在光华门与日军抵死拼杀的描写，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对几百万流落到重庆的战争难民生活的描写：从物质和精神的层面反映了战争时期民众的苦难经历。对重庆大轰炸的描写：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惨无人道的轰炸，《巴山夜雨》将这段史实记录了下来。作品真实再现了敌人的疯狂轰炸导致大量无辜市民伤亡，城市建筑受损，并给人的精神留下深深创伤的历史。对重大经济事件的描写：1945年初国民政府实行黄金储蓄政策后，投机行为愈演愈烈，对国计民生和普通民众心理形成巨大的冲击。《纸醉金迷》就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注解。

5、可信度高

这一时期张恨水作品的写实性更高。这些作品创作的时间稍滞后于事件发生的时间，有时则两者基本同步。在重庆期间，他每日约创作三千字，他将大量熟悉的生活场景，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感受写入作品中。

对于不太了解的军事题材，他采取的是多方求证的严谨创作态度。他常常与事件的经历者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才开始创作。对事件的一些细节，他也非常重视，常向当事人进行核实，在确认之后再继续写作。

正是基于他创作的责任感和与新闻相关的时效性，这些作品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而且可信度很高，说它是“信史”也不为过。

6、通俗性、可读性强

通俗创作是张恨水一贯的风格，步入中年后，他的创作更加生活化，更贴近普通市民的喜怒哀乐。在经过战争苦难的磨砺后，作品显示出一种平实亲切的风格。他主张“避免直率的教训读者”（9）的说教式写作，而是以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寓教于乐，在抗战八股盛行的时期，独树一帜，其中很多作品今日再读依然十分吸引人。

上述这些特点使张恨水的作品具备了国难史的基本要素，也使他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同为书写抗战的作家，有的人只写了某段时间、某个地点、某个事件或某些特定的人群，有的人写作的大部分的资料来源于别人的转述及自己的合理想象，读者的范围相对比较狭小。而将所有的这些要素融会到一起，为后人留下这段战争记忆的，惟张恨水一人而已。他对事件的敏感程度、通俗写作的方式、长期坚持写作及注重细节的特点，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国难史的品格。

悲情的生活史

这部文学的国难史是由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命运浮沉，情感波折构成的。张恨水把普通人在巨大的灾难中所遭受的打击、经历的苦难、受到的伤害，置于关注的中心。生活真实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使这部国难史，同时又是一部悲情的生活史。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战争不仅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造成几百万人背井离乡，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并导致人们生活的普遍贫困化；战争还荼毒着人们的心灵，使意志薄弱者的人性扭曲。

张恨水的作品从战争造成的灾难中剥离出一个令人疯狂的魔祟——“钱”，它使那些不为物质利益所诱惑的人贫困潦倒，也使那些任其驱使的人道德沦丧。通过知识分子和女性形象的塑造，张恨水让人们看到大后方民众生活的哀史：一方面是生活贫穷的悲哀，一方面是人性扭曲的悲哀，成为对战争罪恶最有力的控诉。

艰辛的生活，使以民族中坚自诩的知识分子经受了更大的考验。原本安逸、舒适的生活变成一场贫困的噩梦。张恨水以大量饱蘸同情的笔墨描写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且看，他们吃的是夹杂稗子、石子的平价米，有时还以白薯充饥；穿的是战前的衣服或在二手市场买的旧衣服；他们“天晴躲警报，下雨躲屋漏”；为多挣一些买米的钱，穷教师还不得不到处“拉散车”（兼课）。《巴山夜雨》中的吴春圃，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在大学当副教授还在高中兼课。而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傲霜花》中的洪安东，为了给孩子治病，不得不卖掉珍藏的书籍。

与那些奸商和贪污官员的奢靡生活相比，张恨水作品中那些坚守清贫的知识分子形象，令人充满敬意。如《牛马走》（又名《魍魉世界》）中正直、淡泊的区庄正老先生，虽然生活拮据，但他不为利欲所动。《傲霜花》（又名《第二条路》）中甘于清贫、不走“第二条路”的谈伯平（谐音“淡泊平和”）教授，最后死于贫病交加中。而《巴山夜雨》中安贫乐道的主人公李南泉，则明显带有张恨水自己的影子。从作品人物的身上，不难想见他着一袭旧长衫，奔波于市区、郊区之间的劳顿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养家糊口，张恨水除了在《新民报》社工作，也曾在学校代过两年的钟点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抵御金钱的诱惑，《魍魉世界》中利欲熏心、趋炎附势的心理学博士西门德，置礼义廉耻于不顾，成为处处钻营、浑身充满铜臭味的商人；《傲霜花》中弃文下海的梁又栋，为了去掉穷酸气，实现发财美梦，还把名字改为梁发昌；为了得到钱，《傲霜花》中在文坛上颇有声名的苏伴云，投身官场，打算以权谋钱。这些人物同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悲情生活最好的诠释莫过于女性在战争期间的生活经历，她们不幸的遭遇更容易引起人们对战争的仇恨。战争的罪恶通过女性受到的伤害表现出来，这种伤害既有生活上的，亦存在于精神方面，有的甚至是假手男性造成的。战争造成大量家庭离散，夫妻别离。男人们有的去从军最后战死沙场，有的只身随工作单位撤退到大后方，留下女人独自与苦难的生活和残酷的命运抗争。

张恨水十分关注妇女在战争中受到的生活压迫和心灵的戕害。这个时期他的作品中不乏因为战争而性格扭曲的女性形象。比如《大江东去》中背叛丈夫的薛冰如，《偶像》中以色相诱人的蓝田玉，《纸醉金迷》中醉心享乐的田佩芝，《魍魉世界》中市侩气息浓厚的西门太太、玩弄他人感情的黄清萍等等。他在塑造这些人物时除了讽刺、揶揄甚至批判，也给予她们深切的同情，并交待了这些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

战争中女性经历了更多的生活变化，生活水平下降使“多少享福的太太小姐，都洗衣服做饭，成了老妈子。”（10）其中的一部分人安于现状，而那些“不肯太丢了小姐的身份”（11）的人，则不得不牺牲尊严、色相，来维持一种他们认为像样的生活。这些女性有着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多孤身漂泊在外，起初为了生存，后来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一步步滑入物欲的泥淖而无力自拔。

分析起来这些多少有些虚荣的女性，都有着令人唏嘘的故事。《偶像》中的蓝田玉就是一例。她原本在北平读书，“七七事变的时候，我还在北平呢。后来我由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到香港，由香港到汉口”，最后到了四川，“一个年轻女子过着流浪的生活，自到四川以来，总是这样漂泊无定，像孤魂野鬼一样。”（12）因为川资用完，她不得不加入剧团，但也不足以维持生活，除了借宿于朋友处，每天下午还要出去找饭吃。为了生存下去，她的所作所为似乎又有值得原谅的理由。

当时独自在大后方工作、生活的男子，虽然在沦陷区的老家尚有妻室，却又组建了抗战家庭。这种家庭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而其中更容易受到伤害的是女性。

《纸醉金迷》中年轻貌美的魏太太田佩芝出生于比较殷实的人家，“假如不是抗战，她就进大学了。”（13）抗战开始后，她流落到贵州，委身于已有家室的魏端本，成为所谓的抗战夫人。在抗战时期很多女性都有这样不幸的经历，与她同样身份的张太太就说“大后方像我这样受骗的女人就多了”。（14）婚姻中处于劣势的女性不得不“站在吃亏的一方面，沦陷夫人也好，抗战夫人也好，都是可以同情的。”（15）目睹张太太作为“沦陷夫人”的窘迫、恼怒和尴尬的情形后，田佩芝内心受到的触动可想而知。身为抗战夫人的屈辱与担心被人识破身份的不安，时时搅动她的情绪，尤其是当丈夫无法满足她舒适生活的需要时，用打牌麻痹自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从这些情况来看，后来她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似乎有了一种心理上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

与上述女性不同，《巴山夜雨》中主张女权运动的石太太、奚太太，虽然生活有保障，看上去在家庭中她们威风八面，受到丈夫的尊重，但是实际上却受到丈夫无情的欺骗与背叛。

《傲霜花》中心高气傲的华傲霜则是另一种新的、独立性较强的知识女性形象。她认为“中国这个过渡的社会里，女子要独立生活，那是不易的，你若太和软了，处处都会受到人的欺侮”，（16）自恃甚高，年届四十还独身的她，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由于处处防范，锋芒毕露，无法得到她渴望的爱情。面对残酷的现实和男权的社会，她最终经不住物质的诱惑，顾不得“斯文扫地”，拜一位富有的老太太做干妈，并嫁给一位留学归来的商人。

这些女性的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践踏。身为弱者的女性在战争期间受到的伤害比男性要大，因为她们还要承受来自男性的钱、权、欺骗、背叛所带来的伤害。双重的伤害令她们在不自觉的抗争中，发生人格的畸变，或者沉迷享乐、不择手段地骗钱，或者以愚弄男人的感情取乐，这也是战争的悲情写照。

感性的心灵史

苦难悲情的生活对人的心灵产生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战争使一些人胆怯、猥琐，使一些人颓废、消沉，然而国难当头时，也有很多人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融入国家民族的救亡运动中。将这个伴随着痛苦的过程记录下来，呈现在人们面前，就是一部感性的心灵史。

日本的侵略，给张恨水在北平琴棋书画的生活画上了休止符。“九·一八”后不久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然而由于日本对上海发动军事进攻，他又迁往南京。抗战爆发后，他则去了重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与受害者，张恨水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铺陈为一篇篇叙述抗战生活的作品，记录了他及那个时代人们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心路历程。

“九·一八”之后，流淌着祖辈军人热血的张恨水，面对外辱义愤填膺，强烈的爱国情绪，使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出与前期不同的激昂。特别是在抗战初期阶段，他告别了早期作品中散淡的风格，作品从选题、整体风格到书名、人物名称都具有时代鲜明的特征。《弯弓集》《满城风雨》《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鼓角声中》《征途》《游击队》《冲锋》《潜山血》《虎贲万岁》等一系列作品的名称，简直就是一面面高扬的铁血旗帜。而人物的名称更是充满了男儿的血性，在他们身上作者寄托了对取得抗战胜利的希冀。如：《弯弓集·以一当百》的强守忠、强国民父子、抵制日货的桂有恒（贵在持之以恒）；《热血之花》的华有光、华国雄、华国威、舒剑花，《东北四连长》的赵自强，《太平花》的黄种强、黄得胜，《满城风雨》中的抗日义士曾伯坚、曾仲实，而汉奸则叫吴信干（无心肝），《丹凤街》的杨国威、王佐才，《冲锋》的张竞存，《大江东去》的孙志坚，《傲霜花》中的华傲霜、洪安东、唐子安、裘日新，《魍魉世界》的区亚雄、区亚英、区亚杰、区亚男、沈自安、沈自强、萧国桢，《虎贲万岁》中的程坚忍、王耀武等等。这些孔武有力的名字对当时的读者一定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即使今天读来也令人为之一振。

然而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大后方的生活日益困顿，抗战初期的满腔激情也演化为对故乡和生活在沦陷区亲人的思念及对往昔的怀恋。丧失国土的痛，具像为不得不离开故乡的痛，深深地刺在张恨水的心上，弥散在他抗战时期的作品中。在《魍魉世界》中他借区庄正之口说道“现在我们写家信，不同往常，连家中院子里长的几棵树，最近盛茂不盛茂，我们都爱问上一句。”（17）作品中那些来自北平、“下江”等地的人物，常常回忆起昔日他们在北平、南京幸福、富足、宁静的生活，与残酷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昭示了战争的罪恶。

月亮寄托着张恨水的情思，是他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意象，然而当清凉如水的月光与敌寇的轰炸机联系在一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再是美，而是令人窒息的恐怖与死亡。在雾都重庆难得的月光下，人们不是“作些诗情画意的事，而是钻防空洞躲警报”。（18）不难想象，这样大煞风景的事，对敏感如张恨水的心灵是怎样的折磨。在《巴山夜雨》中有大段对月亮的描写，但那月亮失却了美的意蕴，成为恐怖与死亡的象征。“那像把大银梳子似的新月，已横挂在天空，夏季来乘凉的人，抬头看到月亮，就会谈到空袭。因此，为着这月亮特别的明亮，没有一片云彩配合，大家的心情又紧张了两小时。”（19）“大家看到月亮，都有同一的感觉，就是她不是平常给人那种欣赏的好风景，而是带来一种凄惨恐怖的杀气。”（20）“淡淡的月亮带着恐怖肃杀的意味，让人说不出心里是一种什么情绪。” （21）在张恨水的眼中月光充满“惨淡的意味，月光下什么都是静止的，死过去了。”（22）战争将美好的事物涂上死亡的阴影，高悬在人们的头上。在这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人们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是在死亡和贫困的重压下，人与人之间也表示出可贵的真情。在与劳动阶层接触中，张恨水对他们坚韧耐劳的品格、侠义的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并由此生发出尊敬之情。下层民众的侠义和善良，令他多次在作品中感叹“礼失而求诸野”。他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尊敬也籍人物之口流露出来。在《魍魉世界》、《傲霜花》、《巴山夜雨》等反映张恨水重庆南温泉的生活的作品中，有许多虽卑微但却具有侠义心肠的人物。《魍魉世界》中，轿夫杨老幺生病，另一位轿夫仗义相助，目睹此事的区庄正就发出“礼失而求诸野”的感慨。而曾受人之惠的杨老幺也慷慨接济卖担担面的孤儿寡母。当区家上下为搬家费无着而忧心忡忡时，与他们不甚相熟的司机沈自安兄妹慷慨地帮助了他们。《傲霜花》中，洪安东的孩子得了盲肠炎，急需一笔钱送孩子去医院做手术，在多方筹措无着之际，素不相识的校工蔡子明却为他解了燃眉之急。《纸醉金迷》中因为同情魏端本的遭遇，卖菜的小贩将菜蔬送给他。这些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充满古道热肠的汉子们，使张恨水看到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在《丹凤街·自序》中他写道“舍己救人，慷慨赴义，非士大夫阶级所不能亦所不敢者乎?友朋之难，死以赴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可断言也。”死亡和贫困的威胁还将人性中的丑恶释放出来。它们使人的贪欲极度膨胀，社会上物欲横流。战争为那些天良泯灭的奸商提供了发财的绝好机会，为了金钱，奸商们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毫无道义可言。（23）对下层民众的重新认识，加深了张恨水对奸商们卑鄙行为的蔑视，他以更辛辣的讽刺，对这些人阴暗的心灵进行了无情的挞伐。《八十一梦》自不必说，其他如《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作品，也都贯穿着这样的精神。

拂去岁月的尘埃，重读张恨水抗战题材的作品，那一个个曾经被定格的历史片断，一群群饱受苦难折磨的人物，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重温那段血泪交融的历史，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中国人民抗战的苦难历程，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生活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他们对敌寇的仇恨，对故乡的眷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社会弊端的痛恨，对苦难的坚忍及相互之间的扶持。

张恨水的抗战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了通俗小说的范畴，对于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人们已经做了较多的研究。但对这些可以作为历史佐证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还需要我们去进一步认识。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时间冲淡了痛苦与仇恨，苦难尘封在记忆中，集体的健忘症特别需要像张恨水抗战作品这样的苦难史作为针剂来疗治。走进张恨水的视野，重读民族的苦难史，既是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也是向经历那场苦难的人们致意，同时也是对今天的警示。

注 释：

（1）张恨水：《巴山夜雨》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

（2）张恨水：《弯弓集·自序》 北平远恒书社 1932年版

（3）张恨水：《杨柳青青·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4）张恨水：《大江东去·自序》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5）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 上海百新书店 1946年版

（6）张恨水：《巷战之夜·自序》 重庆新民报社1942年版

（7）张恨水：《虎贲万岁·自序》 上海百新书店1946年版

（8）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7页

（9）张恨水：《偶像·自序》南京新民报社出版 1946年版

（10）张恨水：《偶像》南京新民报社出版 1946年版 第34页

（11）张恨水：《傲霜花》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第447页

（12）张恨水：《偶像》南京新民报社出版 1946年版 第27页

（13）张恨水：《纸醉金迷》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第242页

（14）张恨水：《纸醉金迷》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145页

（15）张恨水：《纸醉金迷》 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138页

（16）张恨水：《傲霜花》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11页

（17）张恨水：《魍魉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 77页

（18）张恨水：《巴山夜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 730页

（19）张恨水：《巴山夜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 162页

（20）张恨水：《巴山夜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 179页

（21）张恨水：《巴山夜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 191页

（22）张恨水：《巴山夜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 220页

（23）张恨水：《丹凤街·自序》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罗燕林，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